

續佐治藥言一卷

〔清〕汪輝祖撰

清同治十年慎聞堂刻汪龍莊先生遺書本

續佐治藥言

蕭山汪輝祖煥曾纂

摘喚須詳慎

省事之說大屬不易蓋詞之評控多人者必有訟師主持其事或以洩忿苟牽或以左袒列證不墮其術往往以經承弊脫為詞百計抵禦甚且含沙射影妄指幕友關通啟官疑竇故核稿時必須細加衡量主人庭訊應問及者方予傳喚則凡摘釋之人自有確然可刪之故遇有刁慳無難明白批斥使訟師不敢肆其譁張庶株蔓之風漸息而無辜不致受累矣

續佐治藥言

批駁勿率易

一詞到官不惟具狀人盛氣望准凡訟師差房無不樂於有事一經批駁羣起而謀抵其隙批語稍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冤即壯被告之膽圖省事而轉釀事矣夫人命姦盜及棍徒肆橫原非常有之事一切口角爭鬪類皆戶婚細故兩造非親則故非族則隣情深累世鮮起一時本無不解之讐第摘其詞中要害酌理準情凱切諭導使弱者心平強者氣沮自有親隣調處與其息於准理之後費入差房何如隄於具狀之初證全姻睦

核詞須認本意

諺云無說不成狀每有控近事而先述舊事引他事以曲證此事者其實意有專屬而訟師率以牽摭為技萬一賓主不分勢且糾纏無已又有初詞止控一事而續呈漸生枝節或至反賓為主者不知所以酌裁則房差從而滋擾故首事之法第一在批示明白

人命宜防牽連

前明徐相國階柄改時作家書示子弟尚誠命案不可牽涉何況尋常百姓余鄉居見命案列證便舉家惶駭往往有兇犯赤貧累歸詞證者在館閱報詞非緊要人證即屬主人當場省釋不令入城應取保者訊後立

續佐治藥言

追保狀然猶聞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日不歸則其家一日不甯如之何勿念至路斃案件差保無可生發每將地主牽入此則真屬無辜尤須屬主人禁絕核稿時更宜字字檢點以防株累

仗估勿輕查勘

豪強仗估律所不容若世業相承重加修整或本非官產原聽民便往往地棍藉端挾持需索不遂即飾詞訐控一經推理必先差查差查不已必須勘斷官或不暇逮及則棍差朋比費已不貲此等借名啟訟之人多非善類能於呈控時嚴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為上策否

勘催主人速勘嚴懲必有陰受其福者矣

勘案宜速結

事關田房墳墓類須勘結官事甚殷安能日履山澤且批勘之後凡遇催詞無可費心故批勘最易不知疆界不清每易釀成他故如按圖辨址核計魚鱗弓口券冊明著者或批斷或訊斷自能折服其心不得已而批勘須屬主人為之速結使造葬無稽亦所全不少至示勘有期勢必多人守候尤萬萬不宜臨時更改

押犯宜勤查

案有犯證尚須覆訊者勢不能不暫予羈管繁劇之處

續佐治藥言

尤所多有然羈管之弊甚於監禁蓋犯歸監禁尚有管獄官時時稽查羈管則權歸差役差不遂慾則繫之穢處餓之終日恣為陵虐無所不至至有釀成人命貽累本官者若賊犯久押則縱竊分肥為害更大此等人犯官難畢記全在幕友立簿檢察以便隨時辦結即官有代任幕有替人亦可免賄脫之患

勿輕易僉差

訟一僉差兩造不能無費即彼此相安息銷亦且不易余向佐主人為治惟必訊之案方僉差傳喚其餘細事多批族親查理或久而不覆經承稟請差催從不允行

亦不轉票蓋事可寢攔必其氣已平因而置之有益無損加以差催轉多挑撥矣且族親縱有和獲終不敢盡沒其真役則惟利是視更不可信也

### 宜隨機杜弊

地方風氣以官爲轉移地棍揣摩卽視官爲迎合官有善政未始不資若輩厲階如官懲賭博則棍首局誘官治小錢則棍計攙和官清水利則棍控侵佔官嚴鬪毆則棍飾僞傷官禁錮婢則棍告佔指官恤窮佃則棍訟業橫如此之類悉數難終大概有一利必有一弊甚且利少而弊多全在幕友因利察弊力究冤誣固不可因

### 續佐治藥言

四

噎廢食斷不宜乘風縱火使棍發可戢官法可行則平民自安無事之福矣

### 草供未可全信

罪從供定犯供最關緊要然五聽之法辭止一端且錄供之吏難保一無上下其手之弊據供定罪尙恐未真余在幕中凡犯應徒罪以上者主人庭訊時必於堂後疑神細聽供稍勉強卽屬主人覆訊常戒主人不得性急用刑往往有訊至四五次及八九次者疑必屬誣不願主人畏難每訊必聽余亦不敢憚煩也往歲壬午八月館平湖令劉君冰齋署會孝豐事主行舟被劫通詳

緝捕封篆後余還里度歲而邑有回籍逃軍曰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劫案正盜冰齋逐余至館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劫贓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藍布縣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冰齋勸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輪供無懼色願供出犯口熟滑如背書然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心竊疑之次晚復屬冰齋故爲增減案情隔別再訊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歧異至有號呼訴枉者遂止不訊而令庫書典稅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雜以事主原認之被屬冰齋當堂給

### 續佐治藥言

五

認寬情無辨識於是提犯研鞫愈不承認細詰其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故訊及劫案信口妄承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已物裁製有人卽其本罪亦不至於死也遂脫之越二年冰齋保舉知府引

見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起贓主認冰齋同任赴蘇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聞署譁然謂余枉法曲縱不願主人考成余聞之辭冰齋冰齋勿聽余曰必欲余畱止者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贓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有

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稱竊然私議不止幸冰齋不為動至是冰齋語余曰曩力脫盛大君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罪吾不當絕爾耳蓋余自此益不敢以草供為據矣

上臺駁批宜細釋

初報宜慎前已言之或奉上臺駁詰尤須詳釋蓋駁法不一有意在輕宥而駁故從重者有意在正犯而駁及餘證者非虛心體會易致歧誤至案可完結而碎瑣推敲萬勿稍生煩厭付以輕心若主人所持甚正與上臺意見參差必當委曲措詞以伸主人之意斷不可游移

續佐治藥言

六

遷就使情罪不符亦慎毋使氣矜才致上下觸忤

不受關防先宜謹敕

關防之名必不可受而可以不受關防之故全在謹敕朋友為五倫之一主賓特朋友之一重一主人而盡疎朋友固非端人之所以自處然因主人不我關防而律己不嚴將聲名有玷為主人輕薄終有不得不受關防之勢故親友往來必須令主人知名有事出宅門亦須令主人確知所往事事磊落光明主人察其可信自不敢僞關防之迹否則主人舉身家以聽安能禁其不加體訪也

須成主人之美

吾言不合則去非悻悻也人之才質各有所偏實之於主貴相其偏而補之審於韋弦水火之用始盡佐治之任不合云者必公事實有不便不可全以意氣矜張主人事有未善分當饒之於善不能就範則引身而退是謂不合則去若吾說雖正而主人別有善念此則必須藏轉籌畫以成其美方於百姓有益斷不宜堅持不合之義忽然舍去即諺所云公門中好修行也

處人交更難

人情誼未甚淡洽盡我本分可告無媿若相處多年其為契合可知交既投契議論必有裨益官聲所繫須事為之謀出萬全任勞分詢俱義所應得引嫌避怨便失朋友之道特不可恃主人倚重挾勢以濟其私耳

續佐治藥言

七

賓主不可忘形

交至忘形方為密契獨吾輩之於主人賓主形迹斷不可略蓋幕客之得盡其言以行其志全在主人敬以致信一言一動須主人有不敢簡慢之意忘形則易狎狎則玩心生而言有不聽者矣余與光山劉君仙圃甚洽仙圃令平湖時欲聯齒叙之歡余曰俟去館日如命同

事者多笑之仙圃不余訝也故仙圃陞任余贈別詩有  
形迹略存賓主分情懷雅逼弟兄真之句蓋紀實云

不宜經手銀錢

署中銀錢出入其任甚重其事甚瑣不惟刑名幕友不  
可越俎卽錢穀職司會計亦止主簿籍之成幾胤袖之  
數而已出入經手非其分也蓋既經手銀錢勢不能不  
計較節齋其後必爲怨府況權之所歸將有伺顏色違  
意旨者而公事多礙人品因之易壞且出入簿記一時  
難以交卸雖有不合亦不能去如之何其自立耶

勿求全小節

續佐治藥言

八

入幕以賓爲名主人禮貌盛表卽敬肆所別大段儀文  
何可不講若誠意無渝則小節亦須從略飲饌之類當  
視主人之自奉何如果其自奉素豐而儉以待我是謂  
不誠若待我雖儉而已豐於彼之自奉卽爲加禮更不  
宜瑣致求全嚮客胡觀察文伯處因言因敗責逐庖丁  
常以爲悔故後來歷幕從不以口腹責人至主人所用  
僕從大率不知大體萬不可稍假詞召或啟千求之漸  
若些小過失最爲包容亦遠怨之一端也

勿忘本計

鬻文爲活非快意事固不可有寒乞相使主人非薄而

本來面目卻須時時自念食饒梁肉念家有應贖之妻  
孀自不忍從梁肉外更計肥甘資及優伶念家有待濟  
之戚友自不暇向優伶中受博歡笑且客中節一錢之  
費則家中廬一錢之資家食無虧行裝可卸又何必以  
衰年心力長爲他人肩憂患哉

囚關絕祀者尤宜詳審

外舅王坦人先生諱宗閔令金山時余初入幕平湖楊  
君視耕爲外舅故交時從山西來言雍正年間嘗館處  
鄉主人兼署臨晉縣有疑獄久未決主人素負能名不  
數日鞠實乃弟毆胞兄至死遂秉燭擬罪屬稿畢夜已

續佐治藥言

九

過半未及滅燭而寢忽聞林上鉤鳴帳微啟以爲風也  
復寐少頃鉤復鳴驚寤則帳懸鉤上有白鬚老人跪牀  
前叩頭叱之不見凡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卽擬讞稿  
也反覆細審罪實無枉惟兇手四世單傳其父始生二  
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絕矣獄無可疑而  
以疑久宕殆老人長爲乞憐耳因毀稿存疑如故後聞  
今

皇帝御極大赦是案竟以疑宥余聞而謹識之故凡遇  
父子兄弟共犯者尤加意審慎焉

定罪時有鬼物憑依

乾隆二十年閏浙江司臬同公嘗為人言辦秋審時夜將半令小僮提燈親至各房科察看皆滅燭酣睡一室燈獨明穴窗紙視之一老吏方手治文書几案前一白髮翁一年二十許婦人左右侍心甚駭異俄見吏毀稿復書訖婦人斂衽退吏別檢一卷坐良久書籤白髮翁亦長揖不見遂入署傳詰此吏先書者為台州因姦致死之案本犯為縣學生初意憐才欲請緩決後以欺檢釀命改擬情實後書者為甯波索欠連毆致死之案初意欲請情實後念衅由理直情急還毆與逞兇不同故擬緩決然則年二十許者為捐軀之婦白髮翁乃兇手之先人矣吏之擬稿不過請示鬼猶瞞之況秉筆定罪者可勿慎歟

續佐治藥言

十

刪改自首之報

余館秀水時幕寮在三堂東又東為內宅門門外東南為庖廚室故為樓甚宏敞板梯入毀西向尙懸愛日樓匾額天陰雨輒聞鬼泣聲令君孫景溪先生徧詢署中人無知其故者一老吏年八十餘言康熙時令有母喜誦佛號始創此樓奉佛雍正初年刑名幕友胡姓歛人盛夏不欲人見因獨處樓中凡案牘飲饌絕而上一日薄暮聞樓頭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赤身仰臥

自刺刃於腹剖肌膚如刻畫血被體問之曰向客湖南某縣有婦與人私夫為私者所殺婦首於官吾恐主人寤失察處分作訪詳報擬婦凌遲頃見金甲神率婦上樓刃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嗣常見形樓頭板梯所由撤也先生為文懺之後稍戢今不知庖廚有更易否夫律例一書於明刑之中矜恤曲至犯罪自首一條網開一面乃求生之路刪改而致之重辟是死於我非死於法也鬼之為厲宜矣

事關入罪者口宜謹

續佐治藥言

十一

言昔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為當事某公所慢會故人子官浙中大僚某託其侵盜陰事竟成大獄獄甫定某忽自圖其舌至本濱以死頃讀無錫諸類谷先生浴沂稿載其邑人張希仲事尤可鑑也希仲館歸安令裘魯青署歸安有民婦與人私而所私殺其夫者獄具奏以非同謀欲出之時希仲在座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為弑君許世子不嘗藥為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希仲夢一女子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爾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旦日其刺處痛甚自是夜必來遂歸歸數日鬼復至愈厲便平視之如

夢竟死夫某公侵盜有據於法得死宜爲大僚所治  
言非虛矣特意出於私尙罹陰禍况傳聞有未實者乎  
若希仲誅意之說非法家所忍言宜爲鬼讐矣吾輩讀  
律佐治身當其任自不得曲法姑寬如不在其位又何  
忍下石耶

仁恕獲福

外舅之母舅韓其相先生 楊姓何名大鋪居蕭山之迎龍岡爲  
諸生時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館公安縣幕治刑名  
絕意進取雍正癸卯夢神人召而語之曰汝因筆孽多  
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償汝科及子其速歸時已七月

續佐治藥言

主

初旬韓不之信也越夕復夢如故答以試期不及神曰  
吾當送汝瘡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抵杭  
適中丞大收遺才補送入闈果中式次年舉一子乾隆  
十二年外舅尉山陽濟源大司空衛公哲治方守淮安  
詢知舊客山陰姚升階先生爲外舅嫻連因言先生在  
幕十餘年無刻不以息事爲念偶罪一人則劾皇周室  
行食飲不怡眞仁人也其後必大時先生之子墟尙應  
童子試也俄補博士弟子由乾隆壬申舉人官肅州州  
同告養歸侍先生躬膺

勅封與德配白首相莊安養二十餘年見家孫斌游庠

年八十餘無疾而終衛公之言驗矣又會稽唐我佩先  
生入幕江蘇治獄慈愼有唐老佛之稱子廷樾乾隆辛  
未進士令江西時先生親奉祿養也

忌辣手

同里丁君某游幕河南爲制府田公賞識蓋幣充庭者  
十餘年余年十歲時君歸里過先大父先大父問其何  
以得致盛名君累舉數事余童騃不能解記先大父曰  
得毋太辣手乎君曰不如此則事不易了君既去先生  
妣奉若以進先大父曰頃丁某言汝聞否雖多財不足  
羨也辣則忍忍則刻恐造孽不少其能久乎復摩余頂

續佐治藥言

主

曰省否對曰省先大父曰省便好未幾丁君旅沒願子  
年十五六酷嗜飲博不六七年資產罄盡婦亦死浮流  
蕩不知所終余舊撰館聯所云辣手須防人不堪者誌  
先大父訓也

擇主人獲益

前言就館宜慎猶爲處館言之實則人品成敗所關尤  
鉅蓋尋常友朋鮮能經年狃處惟幕友之與主人朝夕  
相習性情氣質最易染移所主非人往往違離其本爨  
余初入幕時懵無知識在外舅署一年不甚預官事也  
迨至常州主海陽胡公舉目生疎始懷懷自勵公官太

守而自奉儉約過於寒士無聲色嗜好無游談誑語日  
未出先僕從起坐書室治官文書夜必二更餘方入內  
室風雨寒暑無間每辦一事必徹始終反覆辯難以求  
其是嘗言心之職思愈用愈出思字之義以心為田田  
中橫豎二畫四面俱到缺一面便不成字儉屬號公三  
世佛謂過去現在未來無不周計也余司書記而公善  
余持論遇刑名錢穀大事必招共議頗多芻蕘之采余  
是以樂為知己用既敬公正直廉勤又以公之生年月  
同先君子僅後先君子一日益嚴事之公亦雅器重余  
有國士之目禮貌視他友加等故他友皆苦公瑣細不  
樂人居余獨相依六載覺立身制事之道師資不少其  
後擇主與公異轍者輒不就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豈可苟焉已哉

玉成有自

余安貧自守固稟二母訓不敢隕越然玉我於成臨桂  
中堂陳公實有力焉而人未之知也往歲庚辰二月余  
館長洲有某髯者盡余以利謂非此不足濟貧且詭玷  
前輩知名諸君以相款動並導余納賂之術余笑而不  
答髯意余諾也如其術來嚴斥之增賂以復余甚恐擬  
批提主訟人髯來謁大詫余謝曰主人意也遂絕之至

續佐治藥言

十四

七月余歸應鄉試代庖者誤為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  
三日而事敗奉中丞訪究二人蒼黃竄逸中丞臨桂公  
也於是余私自幸益悚然於法之不可試利之不可近  
貞初志以迄今未嘗見棄於大人先生蓋數十年來得  
力全在懷刑二字也

余既書佐治藥言四十則示孫甥蘭啟歸里後偶有  
記憶又得二十六則皆館中所躬行而習言者命兒  
子繼坊錄草寄甥續人前編徵事者頗近果報藉以  
相規行益自勉也乙巳小春五日龍莊居士跋

續佐治藥言

十五